

亲历中国丛书

主编：李国庆 郭又陵

古老的农夫 不朽的智慧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



FARMERS OF FOR
AGRICULTURE IN

PERMANENT
FARMING

(美) 弗兰克林·哈瑞姆·金 (F. H. King) 著

李国庆 李超民 译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亲历中国丛书

主编：李国庆 郭又陵

古老的农夫 不朽的智慧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



(美) 弗兰克林·哈瑞姆·金 (F. H. King) 著

李国庆 李超民 译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老的农夫 不朽的智慧 / (美)弗兰克林·哈瑞姆·金 (F. H. King) 著; 李国庆, 李超民译.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013 - 4931 - 9

I. ①古… II. ①金… ②李… ③李… III. ①农业史—史料—中国—近现代②农业史—史料—日本—近现代③农业史—史料—朝鲜—近现代
IV. ①S - 092. 5②S - 093. 13③S - 093.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2625 号

责任编辑: 初小荣

书名 古老的农夫 不朽的智慧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

著者 (美)弗兰克林·哈瑞姆·金 (F. H. King) 著 李国庆 李超民译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13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4931 - 9

定价 38.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亲历中国丛书》中的一种。

《亲历中国丛书》收入清末民国来华外国人的亲历纪实性著作,包括探险游历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日记、回忆录等。其出版肇始于2004年。迄今为止共计出版15种14册。其中包括:《我的北京花园》(2004年),《窥视紫禁城》(2004年),《帝国丽影》(2005年),《港督话神州(外一种)》(2006年),《穿过鸦片的硝烟》(2006年),《五口通商城市游记》(2007年),《我看乾隆盛世》(2007年),《北京与北京人(1861)》(2008年),《玄华夏——英人游历中国记》(2009年),《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2010年),《西山落日——一名美国工程师在晚清帝国勘测铁路见闻录》(2011年),《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2011年),《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会》(2012年),《走向没落的“天朝”——德国人看大清》(2013年)。其中2004—2010年出版的11种10册封面设计风格一体,2011年起出版的设计风格做了较大调整,更加凸显了这套丛书的史料性。

揭示文献,服务学界,是我社的一贯宗旨。我们相信,通过

这套丛书编译人员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选题新、译文好的译作源源不断地奉献给读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国人提供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另一视角,为学界提供更为丰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11月

译者前言

这本《古老的农夫 不朽的智慧——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直译为《四千年的农夫》,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是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博士推荐的。他说,这是第一部农业学家写的中国纪行,完全从一位科学家的视野出发展开,不但为大众提供了一百年前我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客观形象,研究价值也很大。他写中国经济学史的博士论文时重点参考了三本外国相关文献(书籍),其他两本国内都已经出版,这一本也完全值得出版。

对于农业科学,我是外行,要做取舍的判断,只好看原著、查文献。

根据文献,本书作者弗兰克林·哈瑞姆·金(Franklin Hiram King, 1848—1911) 是美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他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白水城附近的一个农场,当时那里还是美国的边疆。他父亲埃德蒙德·金(Edmund King)来自新英格兰的蓝山

地区,母亲德伯菴·罗美尔·金(Deborah Loomer King)祖籍加拿大。他先在当地受师范教育,老师汤玛斯·查伯林(Thomas C. Chamberlin)只比他大5岁,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威斯康星大学校长。师范毕业后他做了三年乡村高中的科学老师,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植物分析法》(*A Scheme for Plant Analysis*, 1876),进康乃尔大学深造两年,当了十年师范学院的教授(River Falls State Normal School, 1878—1888)。金于1880年娶了凯丽·巴克(Carrie H. Baker)为妻,后者也是一位学者,并成为其学术事业的出色助手。两人曾一起制作了一些当时最大的地势图供地貌学和气象学界使用。因为金突然去世,本书最后也是由金夫人编辑出版的。1888年,他被威斯康星大学聘为农业物理系主任。1889年,他设计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而如今遍布全球的圆柱形谷仓。

由于他在农业科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土壤学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建树,被称为“土壤物理学之父”,并于1901年受邀担任美国农业部土壤署土壤管理局局长(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Soil Management)。然而,他逐渐创立的理论跟农业部土壤署署长米尔顿·怀特(Milton White)的信念起了冲突。据说后者最终迫使金在三年后辞职,回到威斯康星专心研究和著述,直至去世。为了纪念他,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把他工作过的农业物理教学楼命名为“金氏楼”(King Hall, 1934),还成立了一个“金氏可持续农业学生俱乐部”(F. H. King Students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Club)。

金博士一生发表过七部著作,以本书影响最为深远。那是

1909年，他用九个月的时间走访了中国、朝鲜和日本，考察传统的农业实践，从中发现了东方，尤其是中国人民4000年来积累的耕作经验中的大智慧，印证并充实了他的有机、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理论。所以此书自1911年出版以后，便成为这一学科必备的参考书，不断重印。最近更有该领域的专家评论说，历史常常以反讽的形式重复。中国以及东亚诸国自19世纪以来在大规模地学用西方的农业方式，大规模地城市化，金教授所描述的农业实践如今大部分都消失了，却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日趋繁荣。金氏农业经济学理论也从不合时宜而变为有先见之明了。

这么说是因为，本书出版之前不久，他的同胞、著名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刚发表了散文“黄祸”(The Yellow Peril)，世界上一时间“黄祸论”甚嚣尘上。金博士以自己的所见所闻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认为中国人勤劳刻苦，能够自给自足，且生性温顺和平、文明友善，尽管闭关锁国，对外并不构成任何威胁。真正威胁西方或人类的不是种族矛盾，而是挥霍浪费的农业实践。当时美国尚未面临土地肥力耗尽、化肥价格高涨的局面，他却以一个科学家的修养，敏锐地意识到那将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之道，不妨向有4000年耕作经验的中国农民请教。中国人将土地所生产的人类不能吃和穿的东西都化为肥料，把牛当做役畜而不是肉畜，将人畜的粪便作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中国人因地制宜种植的首先是可以食用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卖最高价钱的东西：水田种稻，平原种麦，旱地种粟，地头屋后种蔬菜。中国人兴修水利，轮作间种，精耕

细作。诸如此类的办法使得中国庞大的人口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自给自足。这种农业实践,在他看来,既然被 4000 年的历史证明行之有效,也就能解决西方现代化农业实践遭遇的问题。

根据中外专家的意见和个人的感觉,于是决定了由我和李超民博士根据 1911 年初版(威斯康星,麦迪逊)将此书译出,收入《亲历中国丛书》出版。

二

上文说了,对于农业科学,我是外行,对于此书学术价值的判断,还是以专家的为准。不过,古人有言,民以食为天,农业实在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所以我也就斗胆以门外汉的身份,说一点翻译、审校此书的感想。

常言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华文明的根本之一是农业。在考察中国之时,金教授还只知道我们有 4000 年的实践。根据我们的史籍和此后的考古发掘,中国农业其实已有长达八九千年的悠久历史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们最主要的两个起源地,一个以旱作粟为代表,一个以水田稻为代表。《易经》、《淮南子》和《史记》等书记述了神农氏发明耒耜和播种五谷的故事。黄帝族的后稷,相传是种植农作物的能手,后被奉为谷神。发现于 1973 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证明公元前 5000 年中国就有了人工栽培的稻谷。还有浙江嘉兴的马家浜文化(约前 5000),及其后续和上海崧泽文化(约前 4000)和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约前 4000),在太湖地区形成系

列的稻作文化。

金教授津津乐道的有机肥料的施用在战国就已经很普遍。《荀子·富国》就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到汉代我们已开始讲究施肥的数量、时间和种类，有了基肥和追肥以及人畜粪的生熟之分，并强调使用熟粪。绿肥作物受到重视，带肥下种的技术也出现了。宋时强调合理施肥以培养地力的重要性。当时除“踏粪法”即人工堆肥外，又出现沤肥和捻河泥、饼肥发酵、烧制火粪（相当于现在的焦泥灰）等，从而大大丰富了肥料的种类和来源。

龙骨水车则在汉代就有了雏形；提水工具翻车。南方山区的梯田前身是畚田，盛行于唐朝，因是顺坡种植，水土流失严重，宋代起逐渐改为“叠石相次，包土成田”的梯田，缓和了水土流失。至于复种连作，唐宋已有稻麦两熟制。后来稻田冬作除大、小麦外，还有蚕豆、豌豆、油菜以及绿肥等。丘陵山区则有早稻和荞麦、秋大豆等的复种，土地的利用率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有增加。这些，金教授都亲眼看到了。

那是1909年，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刚开始受到重视，农桑学校、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推广机构等有所兴办，中国正面临着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10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走入现代，甚至所谓的后现代了，物质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问候语也已从“吃了没”到“吃什么”了。但这还真是一个问题：21世纪我们吃什么好？

三聚氰胺奶粉、肥皂粉油条、苏丹红鸭蛋就不必说了，我们何尝知道每天餐桌上摆的是不是打针肉、避孕鱼、农药菜、地沟

油、漂白米？即便是所谓符合标准的色素、添加剂、保鲜配方、反季节蔬果，真的就对人体无害？就拿转基因技术为例，国家农业部一年前刚刚给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开了绿灯。支持的人认为转基因作物能够增产，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因为跟杂交植物只有量的差异，跟传统作物实质等同，所以对人不应有害；对生态的影响目前尚不能证明。

事实是这样吗？在农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金教授的家乡美国，食品管制非常严格，所以“有毒”食物很少听到，但“有机”食物却大行其道。因为尽管表面上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短期实验没有充分的证据，但美国人的健康出了问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普遍也最明显的是肥胖。我的家庭医生是个印第安族老先生，我们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整体医学（非传统医学）中心主任。当我因身体不适，尤其是过敏而请教他时，他建议我的不是吃药，而是调整饮食，吃有机蔬果，特别是可能的话，吃些我们家乡的东西。他说，我们的先辈几千年来跟自然界互为依存，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的密码已经深刻在我们的基因里了。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就会起排斥反应，就会过敏、不舒服。当今美国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大多是商品，即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食用制造出来的。这好像不合逻辑。但他说，你看，美国超市的东西，产地遍布世界。为了卖个好价钱，这些东西从种植、养殖开始，就使用了无数化学物品；不到成熟就提前收获，又使用无数化学物品一路保鲜，运送到超市；再用类似手段催熟、生色，让它们在货架上熠熠生辉，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都不是自然的，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的身体

所难以接受的,我们因此而百病滋生。

我相信他的理论,这代表了美国科学界一部分人的声音。美国近年来日益红火的“有机”食品超市、“本地”食品专卖之类,也可以印证其为人所接受的程度。

相信我们国内也是有这样的有识之士。近年回国,注意到流行吃五谷杂粮和野菜了。这当然不错。“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只是在环境普遍被污染的大地上,还有真正意义上的野菜吗?那些木耳、香菇也有染色、有漂白的,荠菜、马兰则好像没了清香。

还是不放心。于是我们自己种菜。奥巴马夫人在白宫种了,无数的美国人在自家后院也种了,我也种了。上海的长豇豆、扁豆、青菜、丝瓜——遵从我那印第安医生的劝告,都是美国没有或难得的,滋味果然不同。至于“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那就更有一番诗意了。

只是,美国城里人有这个条件,中国也行吗?

三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21世纪了,我们还有家园吗?

西方哲人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在我们东方人想来,那一定是家园所在的地方才会有的。古人所说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不就是一种诗意地栖居么?如今我们居住在钢铁和水泥的森林里,蚁居、蜗居且不说,即便是有了上百平方的精品房,那也算家园吗?土地不是

你的,使用权也只有70年。在健身房里跑步,在氧吧里呼吸,出门即堵,欲吃还休,何诗意之有?

“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冈,依偎着小村庄;蓝蓝的天空,阵阵的花香,怎不叫人为你向往?啊!问故乡,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邓丽君这一首歌曲曾使无数的台湾老兵热泪横流,今日应当也会拨动我们大陆人的心弦。

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

我生在上海。我家是从爷爷奶奶那一辈走出农村的。山东故乡离我已经很遥远。因为来自农村,满怀对土地的眷恋,所以我奶奶没有选择西式的里弄,而是在黄浦江边买下三间旧式民居安家。屋后傍着小河,通黄浦江,有一座水泥码头伸下去,可以洗刷杂物。河与屋子之间是一块空地,植有香椿一棵,以一种我奶奶叫“扫帚菜”的植物作篱围成园,平时种了向日葵和月季等花草。幸亏有这样一个家园,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奶奶可以大显身手,而我们也才没饿得面黄肌瘦。在这块不大的空地上,河边是鸭棚,墙角有鸡窝;贴地是南瓜、花生,悬空有葫芦、丝瓜;鲜香椿可以炒蛋——自家鸡鸭下的,嫩“扫帚”也能蒸馍——老了只可扫地。对啦,那时的黄浦江也没被污染,或者还不严重,尚有鱼虾鳖蟹。春潮涌动之时,河里便有鲫鱼从江里游过来,我们小孩就做了钢叉、网兜伺候。秋汛之夜,拿着电筒,便能捡到横行的大闸蟹。所以我们家那时算得上一个小型的农林牧副渔单位了,而且全然有机,可持续发展——养的种的都可吃,其余的又回到地里作肥料了。这是我第一次领会土地对于人的宝贵,远在我知道“天地之大德曰

生”之前了。如果说山东故乡离我很遥远,上海这个故乡离我却很近。

我还有一个故乡,江西鄱阳湖边上的都昌县阳峰乡。17岁我离开上海,在那里插队5年。当时她叫三汊港公社。在那里我亲身体验了金教授在本书中记录的江南的农业实践,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勤劳刻苦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这也是远在我知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之前了。当然,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农民已不能像金教授看到的那样,按自己的意愿因地制宜只种自己想吃的东西了。种水稻是要交公粮的,棉花、大蒜也是定了指标的。但只要有地,我们还是有南瓜红薯,有土豆花生,有烟叶芝麻,有五谷六畜,山上有柴,塘里有鱼。自用之外,还支援城市。先辈传下来的经验以新的语言还在运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齐头并进——尽管当时我还不那么明白,但农民所做的这一切对我们这个民族度过那个混乱的年代是多么重要。

这后两个故乡如今离我也都远了。

上海的家早就拆了,旧址如今已在世博园内。搬家的时候,奶奶就是要住高楼的底层——虽然住平房已不可能,说是人不能离了地气。我想的是,再有“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就不能自己搞农林牧副渔啦。

江西是离开30年后重回过一次。当年的山水还在,只是容颜改。本是肥沃的水田大垄,许多已被填埋,建成了各式各样的新楼。农业税免收了,种田还给点补贴,地却没人种了。

正当年的劳力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在乡间保耕的只是些老弱病残。水源枯竭，水利设施荒废。很多两季稻也就只种一季，够吃就行了，反正也卖不了多少钱。道路倒是宽大了，乡干部都开汽车下乡了。说到养殖，那也是明日黄花，几乎所有的农家都不再为一头猪不到 100 元的盈利而费力费物了。传统农家自给自足的景象不复存在。是的，农村在城镇化了。人们现在可以吃商品粮，住商品房，穿商品布，坐商品车，做商品人——不是有人力市场么？本地不够，全球采购。可是一切都商品化之后，那就像金教授和我的家庭医生指出的，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却不是对我们人类最有益。当然，诗意地栖居就更谈不上了。

四

除了不知吃什么、无法诗意地栖居之外，农业似乎还关系着更大的问题——人类的和平共处。自给自足一直被批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生产方式。金教授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人除了生性温顺、文明友善之外，自给自足也是不具侵略性的原因之一。这似乎不无道理。试看我们几个亲爱的邻居，如果自给自足，大约不会这么折腾。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近年来的战争，也都跟掠夺资源有关。如果大家都像中国以前那样自给自足，至少在温饱上如此，天下应该太平很多，尽管如今不太可能再发生那样的世界大战了，因为人类相互依存的程度和武器的威力已到了一打就共同毁灭的地步。

世上已无桃花源，所以，有人就想着要移民外星球了。外

星球就一定是桃花源吗？即便是，如果人类也同样带着化肥农药转基因去，而外星人又正好有足够的智慧，那就真的要星球大战啦。

必须声明的是，金教授在书里并没有号召人类回到中国当时的状态，只是预见到现代农业乘现代科技之力对土地、对自然予取予求，竭泽而渔，人类必定要自食其恶果。而 100 年来的实践证明，现代农业科学确实在解决一个旧问题的同时会制造两个新问题。我也无意鼓吹前人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存模式，也没有专业能力提供解决我们的农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之处方，只是跟金教授心有同感，赞赏我们前人数千年培养起来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态度，隐隐地觉得，莫非真的应了西谚所说：光从东方来！人类真的要像金教授所希望的那样，在我们数千年的农业实践中找到智慧之光，结合现代科技，来解决现代农业的问题了？果然如此，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家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不也就是，人，诗意地栖居了吗？

金教授的著作是科学家之作，有严密的观察、细致的数据、雄辩的论证，然对一般人而言，未免枯燥。作此随想式的序言，是想起点调剂的作用。一孔之见，不敢言是。如果能引得大家都来阅读本书，都来关心我们的农业状况，那就是额外之收获了。

李国庆

2012 年 9 月于美国哥伦布市小叶巷

序

L·H·贝利博士

尽管农耕乃是文明之基础，我们却至今还没有收集到人类耕作土地的所有经验。如果我们要组织一切力量和机构，以最后征服这个星球，就必须确切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人民是如何解决从土地获取食物所遇到的问题。

当今世界上，伟大的农业旅行家和描述真实并意义重大的农村状况的书籍太少，有关自然史的游记很多，而有关风景和事件的则简直是太多了。不错，一些著名的乡村旅行考察记，如亚瑟·扬的《法国纪行》，触及了社会和政治史，但是就总体而言，农业旅行记是个尚未开发的领域。这个领域应该引入科学研究的精神，要比较所有征服土地的活动，并把有效的经验公之于世。

我就是带着这种想法来阅读金教授的手稿的。它出自训练有素的观察家之手；作者之意，不是去乡村休闲或者描绘山水奇观，而是去研究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在北美，我们习惯于认为自己能指导全世界如何耕作，因为我们的农产品极为丰